

<<流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流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036208

10位ISBN编号：7802036208

出版时间：2008年

出版时间：中国妇女出版社

作者：吴小雾

页数：270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流木>>

内容概要

街头那场小小的追尾事件，伍月笙惹上了小钢炮陆领，酒吧一次平常的助人为乐，陆领遭遇了自私鬼伍月笙，殃及周边的火山喷发盛况由此展开。

这是一个先结婚后恋爱，主角互补与相克的感情故事。

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夜情成就了急待嫁女之人的阴谋，在母亲的逼迫下，伍月笙和陆领火速完婚。

三观不对称的夫妻两人，从相互厮杀的对立到并肩作战的默契，历经考验的爱情正如得道之木，即使漂于水中，亦可以不触两岸，寻流而行。

然而婚姻生活的维持，是否仅需一个“我愿意”？

<<流木>>

作者简介

我叫吴小雾，你可以叫我老9。

每年过三个生日，9月27日，11月1日，还有农历九月廿七。

血型O型。

我永远18岁。

我只想随随便便当个工人，然后和一个不丑也不俊的人结婚，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。
当女儿出嫁后，儿子也能独当一面的时候

<<流木>>

书籍目录

1她十九岁的时候认识了他。
很普通的相识过程，交往了并不久，只觉得这个男人哪儿哪儿都顺眼。
他们爱得死去活来。
虽然表面没动什么声色，却在他说要离开的时候，向来倔强的她收不住眼泪：“你还回来吗？”他不回答，死死吻住她。
她挣了命地推开，嗓音走腔儿：“我问你还回不回来……”他以指尖点住她的唇，告诉她：“你想我了就来找我。”
“她不去找，不要找，不能找。
木行于流水，不触两岸，不为人取，不为洄流所住。
亦不腐败。”

2刚跨出师范学校的小陈老师，第一节课上点名请同学回答问题：“……伍胜。”
“念完自己也险些笑场。
武圣？
还诗仙呢。
坐在教室最后排的一个小女孩，在同学的哄笑中起立。
她违反校规地披散着一头长发，面无表情地告诉那只菜鸟：“伍月生。”
“当天回到家，伍月生对程元元说：“给我改个名字。”
“程元元正在看《上海皇帝》，随口应了一声。
心里说，我还不喜欢我自个儿的名字呢，你姥爷不也没给我改！
没想到第二天伍月生不依不饶不上课。
程元元小时候没用过不上课这些个招术来威胁家里啊，无计可施，她只好郑重地答应下来。
几天后，新名字面对主人阴森的目光，瑟缩在户口本上：伍月笙。
程元元说：“老师再点不出来‘武圣’就行。”
“她可生不出那么伟大的人物。
伍月笙想，这是天底下最懒的妈。
可她就这一个妈，懒也没办法退换，何况程元元逛街挺勤快的。
但伍月笙自打上了中学，就很忌讳跟她一起出入公共场所。
程元元在县里小有点儿名气，只不过她的名气出在某个特殊行业。
巧不巧，就有面含淫色的男人远远走过来。
程元元挡住女儿半边身子。
伍月笙看得明白，也没做声。
那男人在她们面前停下，涩着脸对程元元说话，“七嫂！”
“两只蒜瓣眼睛却把伍月笙上下打量好几遍，“帝豪新来的？
漂亮啊！”
“程元元不知该笑还是该气：“胡咧咧！”
这是我女儿。
“男人略微尴尬，摸着鼻子欲盖弥彰：“这么看是有点儿像。”
“人走了之后伍月笙对着他背影轻啐，“瞎了你狗眼！”
“回头看浓妆艳抹的母亲，“我长得像你这么妖？”
“程元元颇为以为荣，抚着耳后云发邪笑道：“长你娘我这副妖相是你福气。
走吧，想买个什么样的裙子啊？
我怎么发现你越长越高裙子越买越短……”帝豪是立北县第一家夜总会，这买卖惹人指点，但老板兼老板娘程元元，却因此暴富，整个立北县甚至全省，最早一批拿大哥大的女人。
冲着这份派头，光顾的客人，老老少少，都叫她一声七嫂。
常理上来讲应该是七姐。

<<流木>>

伍月笙的姥姥一共养了七个孩子，程元元最小，只不过这群人没什么讲理的，程元元的“七嫂”，也就这么叫开了。

至于七哥是谁，连伍月笙都不知道。

她们家户口本上就两个人名，户主程元元，长女伍月笙。

程元元对女儿的名字特别钟爱，口口声声都是伍月笙快来，伍月笙滚蛋。

连女儿取名都随意对待的人，伍月笙自然从没在她那儿受过“长幼有序”等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教育，有事儿没事儿拿亲妈消遣。

“程元元，陈圆圆……”程元元就扑上来撕女儿的嘴：“你这丫头片子是不是嫌来错了家想回去重托生。

”伍月笙倒没想过重托生这么复杂的转运方式，就是觉得这名字起得太没水准。

据说程元元当年还是全市的文科状元，结果7月高考，8月一纸录取通知书邮到，9月开学前她去大姐程裕子的医院做体检，意外发现怀了伍月笙。

程老爷子大怒，程老太太大哭，程家上下大乱，最乖的七元居然出了这种事！

今儿验血明儿验尿，一直到伍月笙生下来一岁多，程家老少十余口还是不知道以什么心态接受这个意外。

于是程元元搬了出来。

是时伍月笙还不懂是非，很是后悔没能替老妈的行为拍手叫好。

伍月笙不喜欢姥姥家那一族势利人种。

程元元对此倒没明确表态，只是甚少与娘家往来。

当然她也没有婆家可往来。

关于伍这个姓氏，是女儿自己挑的。

“本来你应该生在六月，非得早出来那么几天。

我可喜欢陆月生了。

”她更喜欢上海皇帝杜月笙。

曾经想给女儿改叫杜子笙，被夜总会工作人员笑话而放弃。

生在五月，叫伍月生，那要生在年底呢？

复姓十二？

伍月笙对程元元有脑子不用的态度充满鄙夷，总是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跟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叫程五月。

程元元说：“这可使不得啊我儿。

娘叫程七元，你叫程五月！

？”

”是不妥，可伍月笙很爱听李述叫她五月。

伍月笙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认识李述了。

那年程元元的帝豪刚开业，只有十几个女孩做服务生，长相也都一般，只是年轻，当时又没别家来抢占市场份额，便得以在程元元八面玲珑的调动下吃香喝辣。

贫苦人家来的孩子，体力好得很，赶一晚上工，第二天还成群结伙去闲溜弯儿。

不知是谁先发现路口那家纹身店的，先后几个姑娘都去纹了花样。

伍月笙看着好奇，也想去纹。

程元元还起着哄：“跟萍萍去，纹完了不用给钱，把萍萍留那儿陪他，哈哈。

”沙发上，穿着黑色内衣内裤涂脚指甲的萍萍被提名，头也不抬地接道：“我倒是想。

”萍萍是帝豪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，雪白的背上整幅鲤鱼荷花图，纹得很生动，鲤鱼随着她的动作似要跳出。

其他姐妹儿便说她是看上纹身那小爷们了，才豁出疼了不顾。

萍萍听着来劲了：“那可不，要不然老娘搭着钱让他又看又摸图的啥。

”你言我语，越扯越荤。

程元元嘴上骂着，比谁乐得都大声，猛然注意到一知半解地眨巴两个乌溜溜大眼睛的伍月笙，才想起

<<流木>>

该表示一下母亲的威严：“伍月笙你不行去纹哦，弄得跟这些货似的，回来我打不死你！赶紧上学去吧。

”伍月笙揣着妈妈热乎乎地警告，大步流星直奔街头的纹身店。

“木木”是它的名字。

李述后来解释说：第一个木，是脱了鞋的李，第二个木，是摘了帽子脱了衣服的述。这是原始状态的我。

伍月笙骂：流氓。

李述哭笑不得，这个小他六岁的丫头，想法成人到他从来都不敢听懂。

伍月笙推门进去时，李述专心致志地画一颗煞气的狼头，听见门响半天才抬头。

伍月笙已经大大方方地绕过来看他的画板。

她问：“这狗脑袋也是往人身纹的吗？”

”李述用手背拂开过长的刘海儿，对这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儿轻轻皱了眉：“不给你纹。

”这句话说完的五年后，李述用红颜料在伍月笙的左手腕上纹了一只变形蝙蝠。

伍月笙忘不了那种感觉，明明很疼，却不想躲，也不想还手。

因为情愿。

按照中国习俗，逢五逢十，都算得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。

跟李述认识整第五年的时候，伍月笙身高到了一米七二点五，仍旧是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披泻一头黑发，梳中分，为了让长发遮掩两腮，使脸看上去细长一些。

尽管嘴上不服气，事实上伍月笙有时候的确羡慕程元元的妖艳，可惜自己的模样半点没继承到她。

程元元为此很得意，愈发地喜欢在女儿面前扮妩媚，教导她：“气质是可以培养的。

”伍月笙来气，想办法打击她。

看着勉强进一米六这档的母亲，有一次伍月笙问：“我爸是不是很高？”

”程元元很惊讶地挖耳朵又瞪眼：“谁——？”

我不认识你说这人啊。

”伍月笙故作疑惑：“身高不能培养的吧……”程元元打断她：“你姥爷个子高，你属于隔代遗传。

”伍月笙冷哼：“我要是有半点儿像他，他能这么烦我？”

”程元元坏笑：“那是你自己招人烦。

”她脸不红不白地说着睁眼瞎话：“我看长得挺像。

真的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。

咋这么像……”伍月笙听不下去了：“我宁可接受我是基因突变。

”程元元哦一声：“那也有可能。

你这小孩儿是挺奇怪。

”伍月笙不客气地说：“随根儿嘛”程元元说恼就恼，一个抱枕飞过去：“你随什么根儿随什么根儿！

个头儿都随不到我别的也少赖我。

滚滚滚。

我看你就来气！

”伍月笙自我评定斗胜一回合，快乐地滚出家门，带了两个大头梨去“木木”打发时间。

李述在一个女孩子肩膀上纹了只小蜘蛛，纹好后涂抹凡士林霜，又嘱咐一些注意事项，却没接她递过来的钱，他擦着手上的颜料说：“这儿明天就关门了，最后一份活儿送你吧。

”女孩白捡个便宜，甜甜地道了谢出门。

在门口撞上神色抑郁的伍月笙，两人同时进出，挤了一下。

伍月笙轻骂：“要死啊。

”李述说：“哦，五月来了。

”那女孩正要还口，听见店主这句话，再看伍月笙的一脸挑衅，翻个白眼走人了。

伍月笙掐着半斤重的梨子出神地目送她后脑勺。

李述好笑地收起纹身笔，唤她过来：“水果是给我吃的吧？”

<<流木>>

”伍月笙龇牙乐：“美死你。

”转身在他画板前坐下，大口啃着梨。

李述撇撇嘴：“高考成绩出来了吗？”

”“估计没有吧，我妈她们一天几遍电话地查，有信儿早疯了。

”“嗯。

你这么聪明，肯定能考上大学。

”“李述你说许愿考不上大学好笑吗？”

”李述说：“不好笑。

我们不会嘲笑病人的。

”梨子不假思索地砸过去。

李述急忙闪身。

身后一只小画框被击中，玻璃应声而碎。

他气得直笑：“拆店啊？”

”

章节摘录

1 她十九岁的时候认识了他。

很普通的相识过程，交往了并不久，只觉得这个男人哪儿哪儿都顺眼。

他们爱得死去活来。

虽然表面没动什么声色，却在他说要离开的时候，向来倔强的她收不住眼泪：“你还回来吗？”

他不回答，死死吻住她。

她挣了命地推开，嗓音走腔儿：“我问你还回不回来……” 他以指尖点住她的唇，告诉她：“你想我了就来找我。”

她不去找，不要找，不能找。

木行于流水，不触两岸，不为人取，不为洄流所住。

亦不腐败。

2 刚跨出师范学校的小陈老师，第一节课上点名请同学回答问题：“……伍胜。”

念完自己也险些笑场。

武圣？

还诗仙呢。

坐在教室最后排的一个小女孩，在同学的哄笑中起立。

她违反校规地披散着一头长发，面无表情地告诉那只菜鸟：“伍月生。”

当天回到家，伍月生对程元元说：“给我改个名字。”

程元元正在看《上海皇帝》，随口应了一声。

心里说，我还不喜欢我自个儿的名字呢，你姥爷不也没给我改！

没想到第二天伍月生不依不饶不上课。

程元元小时候没用过不上课这些个招术来威胁家里啊，无计可施，她只好郑重地答应下来。

几天后，新名字面对主人阴森的目光，瑟缩在户口本上：伍月笙。

程元元说：“老师再点不出来‘武圣’就行。”

她可生不出那么伟大的人物。

伍月笙想，这是天底下最懒的妈。

可她就这一个妈，懒也没办法退换，何况程元元逛街挺勤快的。

但伍月笙自打上了中学，就很忌讳跟她一起出入公共场所。

程元元在县里小有点儿名气，只不过她的名气出在某个特殊行业。

巧不巧，就有面含淫色的男人远远走过来。

程元元挡住女儿半边身子。

伍月笙看得明白，也没做声。

那男人在她们面前停下，涩着脸对程元元说话，“七嫂！”

两只蒜瓣眼睛却把伍月笙上下打量好几遍，“帝豪新来的？”

漂亮啊！

程元元不知该笑还是该气：“胡咧咧！”

这是我女儿。

男人略微尴尬，摸着鼻子欲盖弥彰：“这么看是有点儿像。”

人走了之后伍月笙对着他背影轻啐，“瞎了你狗眼！”

回头看浓妆艳抹的母亲，“我长得像你这么妖？”

程元元颇为以为荣，抚着耳后云发邪笑道：“长你娘我这副妖相是你福气。”

走吧，想买个什么样的裙子啊？

我怎么发现你越长越高裙子越买越短……” 帝豪是立北县第一家夜总会，这买卖惹人指点，但老板兼老板娘程元元，却因此暴富，整个立北县甚至全省，最早一批拿大哥大的女人。

冲着这份派头，光顾的客人，老老少少，都叫她一声七嫂。

常理上来讲应该是七姐。

<<流木>>

伍月笙的姥姥一共养了七个孩子，程元元最小，只不过这群人没什么讲理的，程元元的“七嫂”，也就这么叫开了。

至于七哥是谁，连伍月笙都不知道。

她们家户口本上就两个人名，户主程元元，长女伍月笙。

程元元对女儿的名字特别钟爱，口口声声都是伍月笙快来，伍月笙滚蛋。

连女儿取名都随意对待的人，伍月笙自然从没在她那儿受过“长幼有序”等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教育，有事儿没事儿拿亲妈消遣。

“程元元，陈圆圆……”程元元就扑上来撕女儿的嘴：“你这丫头片子是不是嫌来错了家想回去重托生。

”伍月笙倒没想过重托生这么复杂的转运方式，就是觉得这名字起得太没水准。

据说程元元当年还是全市的文科状元，结果7月高考，8月一纸录取通知书邮到，9月开学前她去大姐程裕子的医院做体检，意外发现怀了伍月笙。

程老爷子大怒，程老太太大哭，程家上下大乱，最乖的七元居然出了这种事！

今儿验血明儿验尿，一直到伍月笙生下来一岁多，程家老少十余口还是不知道以什么心态接受这个意外。

于是程元元搬了出来。

是时伍月笙还不懂是非，很是后悔没能替老妈的行为拍手叫好。

伍月笙不喜欢姥姥家那一族势利人种。

程元元对此倒没明确表态，只是甚少与娘家往来。

当然她也没有婆家可往来。

关于伍这个姓氏，是女儿自己挑的。

“本来你应该生在六月，非得早出来那么几天。

我可喜欢陆月生了。

”她更喜欢上海皇帝杜月笙。

曾经想给女儿改叫杜子笙，被夜总会工作人员笑话而放弃。

生在五月，叫伍月生，那要生在年底呢？

复姓十二？

伍月笙对程元元有脑子不用的态度充满鄙夷，总是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跟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叫程五月。

程元元说：“这可使不得啊我儿。

娘叫程七元，你叫程五月！

？”

是不妥，可伍月笙很爱听李述叫她五月。

伍月笙在小学六年级时就认识李述了。

那年程元元的帝豪刚开业，只有十几个女孩做服务生，长相也都一般，只是年轻，当时又没别家来抢占市场份额，便得以在程元元八面玲珑的调动下吃香喝辣。

贫苦人家来的孩子，体力好得很，赶一晚上工，第二天还成群结伙去闲溜弯儿。

不知是谁先发现路口那家纹身店的，先后几个姑娘都去纹了花样。

伍月笙看着好奇，也想去纹。

程元元还起着哄：“跟萍萍去，纹完了不用给钱，把萍萍留那儿陪他，哈哈。

”沙发上，穿着黑色内衣内裤涂脚指甲的萍萍被提名，头也不抬地接道：“我倒是想。

”萍萍是帝豪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，雪白的背上整幅鲤鱼荷花图，纹得很生动，鲤鱼随着她的动作似要跳出。

其他姐妹儿便说她是看上纹身那小爷们了，才豁出疼了不顾。

萍萍听着来劲了：“那可不，要不然老娘搭着钱让他又看又摸图的啥。

”你言我语，越扯越荤。

程元元嘴上骂着，比谁乐得都大声，猛然注意到一知半解地眨巴两个乌溜溜大眼睛的伍月笙，才想起

<<流木>>

该表示一下母亲的威严：“伍月笙你不行去纹哦，弄得跟这些货似的，回来我打不死你！赶紧上学去吧。

”伍月笙揣着妈妈热乎乎地警告，大步流星直奔街头的纹身店。

“木木”是它的名字。

李述后来解释说：第一个木，是脱了鞋的李，第二个木，是摘了帽子脱了衣服的述。这是原始状态的我。

伍月笙骂：流氓。

李述哭笑不得，这个小他六岁的丫头，想法成人到他从来都不敢听懂。

伍月笙推门进去时，李述专心致志地画一颗煞气的狼头，听见门响半天才抬头。

伍月笙已经大大方方地绕过来看他的画板。

她问：“这狗脑袋也是往人身纹的吗？”

”李述用手背拂开过长的刘海儿，对这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儿轻轻皱了眉：“不给你纹。

”这句话说完的五年后，李述用红颜料在伍月笙的左手腕上纹了一只变形蝙蝠。

伍月笙忘不了那种感觉，明明很疼，却不想躲，也不想还手。

因为情愿。

按照中国习俗，逢五逢十，都算得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。

跟李述认识整第五年的时候，伍月笙身高到了一米七二点五，仍旧是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披泻一头黑发，梳中分，为了让长发遮掩两腮，使脸看上去细长一些。

尽管嘴上不服气，事实上伍月笙有时候的确羡慕程元元的妖艳，可惜自己的模样半点没继承到她。

程元元为此很得意，愈发地喜欢在女儿面前扮妩媚，教导她：“气质是可以培养的。

”伍月笙来气，想办法打击她。

看着勉强进一米六这档的母亲，有一次伍月笙问：“我爸是不是很高？”

”程元元很惊讶地挖耳朵又瞪眼：“谁——？”

我不认识你说这人啊。

”伍月笙故作疑惑：“身高不能培养的吧……”程元元打断她：“你姥爷个子高，你属于隔代遗传。

”伍月笙冷哼：“我要是有半点儿像他，他能这么烦我？”

”程元元坏笑：“那是你自己招人烦。

”她脸不红不白地说着睁眼瞎话：“我看长得挺像。

真的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。

咋这么像……”伍月笙听不下去了：“我宁可接受我是基因突变。

”程元元哦一声：“那也有可能。

你这小孩儿是挺奇怪。

”伍月笙不客气地说：“随根儿嘛”程元元说恼就恼，一个抱枕飞过去：“你随什么根儿随什么根儿！

个头儿都随不到我别的也少赖我。

滚滚滚。

我看你就来气！

”伍月笙自我评定斗胜一回合，快乐地滚出家门，带了两个大头梨去“木木”打发时间。

李述在一个女孩子肩膀上纹了只小蜘蛛，纹好后涂抹凡士林霜，又嘱咐一些注意事项，却没接她递过来的钱，他擦着手上的颜料说：“这儿明天就关门了，最后一份活儿送你吧。

”女孩白捡个便宜，甜甜地道了谢出门。

在门口撞上神色抑郁的伍月笙，两人同时进出，挤了一下。

伍月笙轻骂：“要死啊。

”李述说：“哦，五月来了。

”那女孩正要还口，听见店主这句话，再看伍月笙的一脸挑衅，翻个白眼走人了。

伍月笙掐着半斤重的梨子出神地目送她后脑勺。

<<流木>>

李述好笑地收起纹身笔，唤她过来：“水果是给我吃的吧？”

” 伍月笙龇牙乐：“美死你。”

” 转身在他画板前坐下，大口啃着梨。

李述撇撇嘴：“高考成绩出来了吗？”

” “估计没有吧，我妈她们一天几遍电话地查，有信儿早疯了。”

” “嗯。”

你这么聪明，肯定能考上大学。

” “李述你说许愿考不上大学好笑吗？”

” 李述说：“不好笑。”

我们不会嘲笑病人的。

” 梨子不假思索地砸过去。

李述急忙闪身。

身后一只小画框被击中，玻璃应声而碎。

他气得直笑：“拆店啊？”

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